



彥 火／散文

紫荊花書系

蒼綠

香港皇冠文學經典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苔绿

香港皇冠文学经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港紫荆花书系：彦火散文/彦火著．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5.10

ISBN 7-5059-2311-0

I. 香… II. 彦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.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5626 号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—95—280 号

中华名人协会协助出版特此致谢

苔 绿

——香港紫荆花书系

彦 火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天津市武清瑞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79 千字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00 册

*

ISBN 7-5059-2311-0

I·1681

定价：11.80 元

总 序

曾敏之

香港正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。香港“九七”回归祖国在望。

香港作家联会成立于一九八八年，迄今已历八载。她是紧随香港的历史发展而壮大起来的。

顾名思义，香港作家联会当然是作家的集体组织，是以致力于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为宗旨的。时代的烙印，历史的记载，都说明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总体的构成部份，是中国文学主流中的支流。因此，立足于香港的作家，从默默耕耘中体现了他们所受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影响，也对中西文化交流有认识，在创作过程中是有所表现的。

由于适应香港历史发展的要求，也适应香港作联这个集体在创作上的需要，特成立香港作家出版社，策划出版香港——“紫荆花书系”。将按实际能力，争取第一辑、第二辑……陆续出下去。

出版这套书系，用意在于——

为记录作家走过的历史、创作道路，共谋切磋进步；

为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，尽其应尽的微力；

为关注、研究香港文学、海外华文文学方面提供一点“库存资料”。

至于能否以文学作品有助于对香港社会的认识，就由读者评断了。

1995年7月于香港

自 序

《彦火散文选》——彦火，原名潘耀明，笔名彦火、艾火等。1948年生。著有散文集《中国名胜纪游》、《枫桦集》、《大地驰笔》、《枫杨和野草的歌》、《醉人的旅程》、《爱荷华心影》、《海外作家掠影》、《焦点文人》、《那一程山水》、《焦点文化》、《生命，不尽的长流》、《旷古的印记》、《人生情》及《当代中国作家风貌》等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在福建省南安县出生。在贫瘠的山村度过童年。十岁那年，在菲律宾的父亲申请我与母亲到香港。在香港，我们住在西营盘高街的一幢古旧楼宇里。这层楼共住了七户人家，我与母亲住在一间丁方数十呎连一扇窗也没有的中间房，只能放一个衣柜和一张双层床，我的书桌就是搁在上层床两沿的一块木板。我一边完成小学的课程，一边于西营盘公立图书馆借阅一些新文学著作。

踏上中学，我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始弄起文学来，成立了豪志文社，并出版油印刊物《豪志文摘》。我们都很想干一番文学事业，后来这个文社在我临中学毕业时因某种原因被解散，参加文社的同学，也星散东西了。我自己仍然在这条道路上匍匐着……。

不久之后，我在香港的《正午报》觅到一份工作，由见习校对到记者、编辑。在这个期间，我认识了在报馆写专栏的文史学家曹聚仁先生，他在一次与我们年轻记者和编辑的谈话中，勉励我们从年轻开始，便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，做一点文学研究工作，长期注意、研读一两个文学课题，假以时日，肯定会弄出成绩来。

曹老师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我后来的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
离开报馆后，编辑过两份杂志：《风光画报》和《海洋文艺》。《风光画报》使我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这也是我后来写下大量游记的原因；《海洋文艺》对我的中国作家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，我一方面搜集资料，设立卡片，另一方面把某些存疑的文学问题，得以向作家本人求证和核实。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，在多次回大陆参观访问中，欣幸地会晤了一些当代中国作家，陆续写了一些作家印象记、访问记和散论，发表在报章和杂志上。

文学活动方面，一九八三年一月应邀参加新加坡第一届“国际文艺营”。同年八月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《国际写作计划》(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)，并成为美国“国际写作计划”成员。一九八六年八月应邀参加马来西亚第一届“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”等等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福建作协理事、香港作家联会秘书长。

由八十年代开始，先后任职（三联书店）（香港）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编辑，香港中华版权代理公司董事经理，南粤出版社总编辑，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兼总经理，现任职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、总编辑。致力于撰写散文、随笔和文学评论。

小 传

彦火，原名潘耀明，笔名艾火等。1948年生，福建南安人。1966年以来，在新闻及出版界工作，先后任职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编辑，南粤出版社总编辑，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兼总经理，现任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兼总经理，美国“国际写作计划”成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香港作家联会秘书长。

目 录

1/总序/曾敏之

2/自序

4/小传

划火柴时的灵感

3 /偶感

5 /那一天

7 /雨伞

9 /残阳如梦

11/苔绿

13/生命的绿意

15/栽花的人

17/花朵所引起的联想

20/人生三题

23/莱茵河畔的落叶

25/秋之什

31/雪！雪！雪！（外二章）

35/异国的新年

39/菲律宾的缱绻

43/我与酒神

永存流动的情感

- 51/怀念保罗·安格尔
- 59/黄永玉与永恒流动的情感
- 62/乡土和现代的沈从文
- 70/俞平伯的梦
- 75/黄苗子养生秘诀
- 78/林风眠的潇洒
- 82/杨振宁成功之路
- 89/梁思成的愁与犟
- 94/才貌双全的林徽因

人与书的世界

- 103/书呆子杂趣
- 108/“萧红的隔世恋人”——葛浩文
- 113/“闲书呆子”——李欧梵
- 117/唐德刚与三折九扣书
- 120/钱歌川与“专卖洋货的人”
- 123/井上靖与《杨贵妃》
- 126/可怕主义的作家
- 130/意外的柏斯

山山水水又一程

- 139/爱荷华心影
- 149/十年后的爱荷华
- 158/芝加哥——一个无情的勇士
- 162/尼亚加拉瀑布记游
- 166/灵的抒描

181/速写东京人

194/岛国风情

215/我们自泰山来

224/庐山组曲

243/著作目录

244/出版后记

划火柴时的灵感

偶 感

看到“枫杨”两字，或许有人会以为是对枫树和杨树而言。其实这只是一棵树而已，学名就是枫杨。

枫杨与一般的枫树不同，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，它比一般枫树更等而下之。《文选》有“芸若充庭，槐枫被宸”之句。古时帝王的居所，有“枫宸”称谓，而枫杨则野生于山间溪谷之间，与门禁森严的宫廷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！

野树与野草一样，不仅载满了兽蹄鸟迹，也载一切风雨霜雪，来自大自然，而属于大自然。因此，它们可以睥睨尘世。它们与深宫庭院的草木的分野也在于此。

枫杨是属于大自然的。但是它与人们的关系是迥密而亲昵的。

枫杨的木材色白而轻松，多年来，人们大多用它作火柴的轴木，一经点燃，便滋滋噼噼地吐着火舌。

当你划开一根火柴，于它来说是烈火焚身，以至于成为灰烬；对于人们来说，是光热和温暖。

有人说“野草真有情”，这种野木以死相殉，更是多情得很哩！

随着科学的昌明，火柴已逐渐被淘汰了，最明显的是打火机的面世和普遍化，火柴棒在它的面前，便很有点寒酸相。

过去人们购烟，都一律获奉送火柴一小盒，现在很多人都丢下火柴而去。

火柴的时代虽然逐渐远去，但就个人而言，却是颇值得眷念

的。因为火的光芒是由它延续的。

我在未戒烟之前，在公司和家中都置放二、三盒火柴，为的是抽烟用。虽然过去也有很时髦的 IC 电脑打火机，但总觉得没有划一根火柴来得痛快。

每次划开一根火柴，燃上一支烟，我并没有赶紧将那一朵呈蓝晕橙金色的火焰吹熄，而是睁着眼看它燃开来，眼看就快舔到手指，才忙不迭地往烟灰碟放。

火柴棒是枫杨木，很易燃，也燃得很快，虽然是稍纵即逝，但，每次看到那一朵焰火，就感到有好一阵子的亢奋和温热。

有一个朋友的写作灵感自称是得自粗咖啡，他每天要呷好几杯咖啡，很有牛饮的豪气，然后灵感便如喷泉涌至，疾笔如飞云云。

如果我也有灵感的话，该是划开火柴的当儿。这种灵感来得快，丢得也快，所以只是偶感而已。

那一天

—

那一天，走在街上，下着麻麻的雨，雨不大，如家乡的麻线，灰灰白白。

想起家乡的麻线，油然产生了一种冲动。撇下电车不上，径自走向笼着细雨轻雾的海傍，悠悠然荡入一个如烟如梦的世界。

走上卜公码头那条呈曲尺凹形的露天长廊。

这一带原本是中午白领吃饭盒、谈天、散步、休憩的所在。热闹得形同墟市。

墟市的时间过了，遗下的还是曲尺凹形的天地，冷愣愣的，有点孤寂。

我从有上盖的缝隙处，向伸往海的那端走去，尽头有一个露天茶座。

在茶座与我之间，躺着一道空寂的走廊。

这道走廊也是没有上盖的，是坦荡的。

我走着，如走进童年的梦。

童年对雨，对烟雾，总有一种诡秘的感觉，因为这雨与雾，在视野上抹上一层幽异的迷濛。

坐到在太阳伞下的茶座，向在茶水站避雨的伙计要一杯咖

伙计向我招手，我走向他，原来他要我自己拿那杯咖
他怕沾雨。我竟象小孩，出奇地听话。

二

在卜公码头喝完咖啡，撑着伞，走向大会堂，再转向木球场，跨过天桥，一直走向缆车站。

缆车站人很少，因为雨，听说还有一号风球。

一号风球的山顶是怎样的啊？

与稀疏的十几个乘客跨进缆车。缆车爬行得出奇的缓慢，如一个疲乏了的过客，步伐是迟滞的。

心胸很翳闷，如周围低沉的气压。

原本是熙熙攘攘的旅游胜地，怎么变得那样的冷寂，如刀锋那样阴森。

恍恍然觉得如入刀丛，有一股迫人的寒气，从脚根升起。

走出缆车后，不禁倒抽一口寒气。

山顶是灰冷的，风是冷的，雨是冷的，还有一块块厚重的云块，铁灰着脸，向我奔驰而来……

我打了一个寒噤！

以前是热闹的，温煦的，我努力地想着。但眼前分明是死冷的，森森然的。

天地很空荡，我忽然感到很伶仃。

在凄风苦雨中，我伫候着巴士，急于离开这冷的一切！

雨 伞

在横风斜雨中，很喜欢撑一把伞，走在山路上，或漫步在公园中。

景物经过雨的灌濡，分外分明，仿佛浴后的少女，在在于人晶莹清爽的感觉。

这些淡美的景致，是透过一片圆的伞下窥望，不是从窗内外望——那永远只是一帧幻灯片，没有变化；只有跟着伞的挪动，才可以欣赏到一框框不同的雨景，就如电影镜头的游移，它带我们去遨游超出平日生活范畴的景致。

“雨后的宇宙，好象泪洗过的良心，寂然幽静，海上泛着银波，天空还晕着烟云，松原很青森。”

这个镜头是美致的，但可惜是一个凝镜，少了一点动态感。只有在雨中，才可以看到活跃的图景：

……银丝似的细雨，乘着料峭的斜风，飞快地抛着梭织出一层银灰的薄绡，罩着山上的迂曲小路。

这是对春雨鲜活淋漓的写照，是一组电影镜头，因此，也更具吸引力。

因为有了伞，我们可以在雨中通行无阻，可以在它的荫底下看雨景、走路、办事……。